

虞
初
續
志

虞初續志卷九

小卿覓山館重校刊

玉瀝鄭樹若醒愚編

啞道人傳

徐岳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爲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爲學使者。褫其衿。走遼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羣盜中。擄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顛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

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埋。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棺于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爲諸生則敗檢。爲裨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得之垢污也。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
雷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卧。
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
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
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
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厰獄史朝夕
獄門外。逆閤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
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
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

潔者引人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
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
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背
良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
事康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
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
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
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
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
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

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于史公云

俞老僕墓誌銘

馮景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仇

家所陷囚于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憚之。然事主謹恭。老僕析薪姑蔑山。家中爨不乏。嘗山行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裾。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于天。乎抑聽命于虎耶。絕祛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隣兒十輩戰于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管子數十。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

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于几。揖父母。起
居畢。徑詣灶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益予年
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
石時矣。曰。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
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
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忤。遂大奮于學。康熙癸丑
秋。斂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于火中者。
率爲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
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
云。老僕在子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

卧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强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于予。凡易三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耶。予遊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歎曰。此真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益種種矣。悲夫。老僕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不者。告市薪。予益泣。斂之。加禮葬。于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蒼頭畧相似。鄭醒愚曰。俞之樸勤。具有至性。他人欲勉爲之。不能也。

記呂尙義破賊事

李 緩

大庾縣民呂尙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尙老則亡。爲盜賊剽劫。村莊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用鳥鎗。發無不中。施攻尤敏。十步可放三鎗。每遇賊。至夫婦二鎗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尙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鎗礮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尙義復仇。南安叅將營兵莫敢阻拒。

聞之。鎮楊鈞隨遣二守脩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爲尙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尙義妻已沒。一女亦能用鳥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尙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尙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尙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鎗卽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礫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尙瑛召尙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爲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于府。蓋二縣俱有山賊。惟尙義所在。

則賊不敢犯也。尙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爲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卽逃矣。于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時鑲紅旗祝公鍾賢爲南安守。公子兆龍親見其事。兆龍與余同在八旗志書館。爲余言其端末如此。余惟古稱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至兵刀旣接。則有以氣與力爲強弱者。自明之初年。西洋火器入于中國。遂爲軍中無敵。

之技雖由基之巧。項羽之氣烏獲之力。一烏鎗殺之有餘矣。雖然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貴勇。技不精則手心不相應。施放鈍拙。不足以制弓矢。志不勇則臨敵倉皇失措。往往棄利器爲敵用。若呂尙義父女二人。烏鎗可連環不絕。技已甚精。以二人當二百餘人。而氣定神閒。不爲賊亂。則勇亦殊絕。使天下爲將弁者。盡得尙義輩效馳驅。豈不皆精兵哉。兵不必皆精。而尙義輩特以山居老。余故爲太息而記之。

鄭醒愚曰。具此拔勇。迺謝不受。委品地亦高。

書王士俊

袁枚

出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日。聞王士俊宰祥竹。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泄。若爲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測已愈惡之。每見吟喝吹毛索廢。王憂憊不食。幕府客裘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隸民不能堪。公以狀改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萎萎授。即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

乾○心○慊○田○所○爲○而○屈○于○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
此○何○時○尙○有○奇○男○子○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遲○明○
田○果○具○疏○劾○王○楊○佯○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
憎○之○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
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
身○不○得○田○領○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
天○子○懼○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
亦○泣○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旣○又○
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惻○
惻○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

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
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
肇。高。廉。道。尋。擢。布。政。司。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
位。

書魯亮齊

袁 枚

已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閣啟。
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
許高。眶大。額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
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莫於白。不沈。
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齊。奇。

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驅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揺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卽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

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
庫。齋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
十年得中。本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
魯曰。吾曷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
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人而行者。非夫也。具
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
強之曰。母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
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
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
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

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晚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叩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叩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

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
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
大君子愛木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
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
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
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霍外。田公
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
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
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日五日。快馬
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

三百里。公果欲追䟽。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䟽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羸越勾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鄭醒愚曰。奇人奇事。得此妙文傳之。可稱雙絕。

女李三傳

胡天游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也。父某。單貧業田。嘗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

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
母泣於前其齡齒切吒曰若何泣若非我子也且
吾爲人殺幸有兒侯壯或行能復仇若眇子癯稚
後無望也吾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
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比數歲稍長日誓鬼神往
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
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乃伺人爲
詞屢愬有司大吏咸徧列于官者三年矣一人無
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
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寃痛者乎遂辭其母

當呼枉京師。鹿邑道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慷慨行。暮託逆旅。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則潛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闌。以陳於刑部。與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之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鑿驅不能動。令以某死深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爲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昔者則平王旣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平王之屍。李嵩

哉蘇謙謙子不韋變姓名穿室掘冢以刻其報然
必藉闔廬之威兄弟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
持靡因冒釁忍險以終立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
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韋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緹
縈沈痛而上書曹娥憂思而沉江或有揚刃于都
亭或假賃傭以襲仇其赫爾著于世其于古何如
也今已論正豪罪未卽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
女甚構宣謗詞以爲嘗受汚有邑公子獨心知女
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媼皆勸之行矢不許及
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隣告之曰吾痛父見

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於。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周。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衆。說。戶。唱。相。有。爭。勸。乃。撰。述。其。事。歌。而。系。之。

毛生

樂宮譜

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

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淮徐之
間。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應春
官試者。爲獨行。恐盜故來。詔作吳音。窺其行李。衣
冠似是烏衣子弟。旣入舟。取箚中佳茗煎以江水。
遍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眾皆悅之。以爲良友。
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
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爲諸
君一奏。遂振管倚篷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
飛。蟾兔欲躍。眾皆擊節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
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

墮水死。呵曰：忤奴，不可食村落。來此笑爲眾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髮林林如豎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曰：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真且殺公。適吹笛號眾者，是也。眾皆起謝客曰：賊眾且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枕之卧。齣聲如雷霆，眾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挾傘

踞船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
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卽舉傘格之賊應
手而仆刀槩環進客從容揮傘呼呼作風聲與蘆
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
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觀者殷栗汗流浹衣
裾客忽挾傘入艙坐神氣灑然眾酌酒勞客復飛
數十觥掀髯謂眾曰公等窮年估畢足跡不出三
里外寧知世路之險熾哉眾唯唯又曰國家求才
待用自維有其具則進苟平平寧坐床頭弄稚子
無以父母之身輕飼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眾

羅拜曰。向者不敢啟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報效。客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亦舡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旣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相識。亦不答。卽入號。熟寢。窺其舍。鐵硯。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晌。舉子女已畢。將繕寫心德。客慮其沉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已餘。勇賈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豎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踉蹌不知所對。旣而

客嘆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于金之壁當首貢
王延安能隨行逐隊自居牛後爲渴睡漢抑揄哉
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昌險
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擲於舉子
之前曰吾去矣卽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
閱其文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嗟嘆不已因
棄已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非非子曰余聞鄉先生述毛生事甚悉惜失其名
字嗟乎天地奇氣必有所鍾畸人傑士官不絕于
世顧有幸有不幸斯隱顯異焉使毛生建高牙擁

大纛虎奮鷹揚立功萬里外則班衛之勳豈多讓哉卽不然以彼其文掇巍科而冠多士秉筆詞翰之林亦足與枚馬郝揚輩爭烈何至霧縈雪爪首尾不詳若是哉昔宋景廉錄秦士余紹毛生文雖不逮有同慨云

老僧辨奸

沈起鳳

嚴分宜未貴時與敏齋王公讀書菩提寺東院一日同閱荆軻傳至樊於期自殺處嚴曰此駭漢也事知濟不濟輒以頭顱作兒戲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復讎殺身不顧志可哀也遂大哭又閱至白衣

冠送別時嚴復大笑曰既知一去不還。迺復遣之。
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壯士一行。風
蕭水明。擊筑高歌。千古尙有餘痛。繼閱至囊提劍。
斫箕踞高罵嚴。更笑不可仰。曰是真不更事。漢不
於環柱時殺之。而乃以嫚罵了事。王更涕泗沾襟。
曰豪傑士報知己。至死尙有生氣。銅柱一中。祖龍
亦應膽落。一時哭聲笑聲。喧雜滿堂。一老僧傾聽。
久之。嘆曰。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測也。二十年後。
忠臣義士無遺類矣。後王官中牟縣令。頗有政聲。
而嚴竟以青詞作相。專權誤國。植黨傾良。爲明代

奸邪之冠。老僧預知之而不能救。始佛門所謂定劫歟。

鐸曰。傳言愚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亂。臣賊于皆聰明絕頂人也。是故士不重才而重德。

新會兩生傳

車騰芳

阮大年者。明季新會諸生也。少落魄。不修邊幅。在諸生中。亦無所知名。獨事母孝。母歿。負土成墳。日。至墓所。旋繞而哭。三年以爲常。甲申歲。聞神京陷。崇禎殉國。卽慟哭不食。久之乃食。或謂之曰。聞賊入京城。諸肉食者。皆乞憐馬蹄下得美官。子獨何

爲曰嗟乎。此予所以欲死也。卽日爲號召其鄉人。欲以舉事。逾數月無應者。乃駕扁舟走津門。哭於楊太后廟中。沿涯蛋民聚而觀之。皆爲感泣。生爲陳說忠義。諭以舉事狀。卽皆應曰。諾。願從君所爲。生知其可用。乃徧閱漁舟。可百餘艘。人可四百餘。眾乃復爲約。令卜日與俱。屆期而李生適至。李生者名子儼。亦新會諸生也。素謹厚。家故饒。值歲潦。饑出粟以賑鄉人。德之。比聞國變。乃率其鄉人。書大行皇帝爲位。以哭於家廟中。遠近來觀者。皆感泣。下拜。生曰。自高皇帝創業以來。迄今垂三百年。

我等祖父子孫皆食其福。生爲明民。死爲明鬼。不
亦可乎。中有壯士三十餘人。攘臂前曰。苟君舉事
有不從死者。非人也。生日。盍書名。於是前日間得
五百餘人。是時新會巨盜聚駿昆崙山中。時出肆
掠。生使人往招之。則皆如約。合之得千六百餘人。
生乃毀其家具。舟筏備芻糧。刻日偕赴。及聞阮生
在匡門。欲過與俱。初二子素不相識。及相見。抱持
大哭。一時旁觀者皆髮指眦。裂憤不欲生。生日。今
留都擁立有年矣。盍往赴之。眾皆如約。乃從海道
進發。至中途。颶風大作。覆溺漂散者幾半。逡巡久

之將及崇明。聞留都已敗。諸從行者亦稍稍散去。兩生知事不濟。獨與數十人反其鄉。比聞台州監國而閩越互相水火。皆策其無成。故未動。居久之。聞黎遂球舉事。贛州聲頗振。決往從之。乃與家人訣。時左右無一人從者。獨二子携持同行。踰庾關。下贛水。謁黎於軍門外。時遂球軍令戒嚴。爲其鄉人也。見之。卽問兩生來意。對曰。欲從公覓一死所耳。遂球以其言不利。姑置之。未幾。我大清兵南下。城陷。遂球遇害。二子各持短兵。力刺數人。皆死於亂軍中。

論曰。予側聞新會兩生事。野史所不載。詢之故老。罕能言之。方忠愍公與難時。有蒼頭某者。自軍中逃回。後至八十餘歲。每爲人言兩生死事狀甚悉。而新會阮又咸。大年族子也。亦能記兩人起事時。事皆歷歷可信。夫二子者。可不死也。乃決於一死。死而人莫之知也。悲夫。

楊孝子傳

毛奇齡

嘗讀典例。無有以刲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刲臂事屬傳。必謝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吳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事。母狀如

爲京口汪將軍記事如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
錄序而獨于上海楊孝子則不然孝子名文蔚本
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啟間隨其所親
宦上海而家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
走廁踰嘗其糞甘號于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
年母痢見血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前後相顧去
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然生男何爲也世已
無鍼石燠炆豈湯體亦告絕者闔戶封左臂以其
肉襍糲汁獲之三獲三進母初進而體下再進而
赤滓以去三進而愈時康熙丙辰九月二十一日

又二年戊午。上海令在君廉其事。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重我。以迓德也。且予何如人。其敢以迓德。越典例。再拜固辭。固強之。不受。乃爲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河爲之傳。西河氏曰。予兩過上海。未得訪所爲孝子者。而見之也。予友丁明府。曾與之游。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成于俠烈。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蹴踏却。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母年。然祕不令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方母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羣而饋以

爲不療。卽療必不能康強。如平日。乃旣愈。又使皆
胎。聘不知所爲。丁明府曰。孝子將割臂來。臂以兩
麻。令肉墳起。然後咀嚙之。而脫之。以刀故其創甚
鉅。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
以臂肉鉅雜。獲獲之。揚其膏。令竭。屢獲屢竭。今所
餘。脂肉猶有重至八銖外者。嗟乎。孝已別有雜贈。
時文卷附傳後。

鄭醒愚曰。孝欲令人知。必不能爲此苦孝也。楊
孝子之所以獨有千古也。

張獻忠降生記

李調元

李祖惠言。延安府虜施縣有林生者。縣之柳樹間。人家貧苦。讀試輒不利。舌耕于金明驛之東土橋。遺妻守舍。紡績自給。塾去家兩舍。一日歸省。未至家。天已昏黑。愁雲密布。少頃大雨如繩。遂避雨于道旁古廟中。廟三楹。牆垣倒塌。無佞持。中有神像一座。金衣剝落。神前有破香案。亦欹斜。將圯。意待雨少霽。即行。而飛霖愈猛。雷電交作。遙望村火點點。簷外泥深三尺。跬步難行。無如何。遂坐于香案下。假寐。忽見兩廊人夫喧闐。騶子奔馳。洒掃階道。旁有大厨。豕羊羅列。宰夫數十百人。鸞刀縷切。堂

上燈燭輝煌。龍文鳳綺供設甚盛。中一人緋衣。平
天冠。似王者規模。指點手下安排。几卓結綵張筵。
旁列鼓樂。似人間地方官。伺應上司狀探馬卒。絡
繹不絕。鬧擾之聲。爆火之光。徹內徹外。少焉。忽有
飛報者云。煞星下界矣。緋衣人卽踉蹌趨出門外。
祇候甚恭。休生亦從稠人中遙望。見雲端冉冉一
簇人馬。擁乘輿。飛奔而下。雨旁皆仙娥嫗嫗環夾。
左右笙簫縹緲響。過行雲漸漸前導。至前緋衣人
又疾趨數武。至道旁拱立。貌益恭。乘輿忽墮廟外。
喝駐輿中。走出一人。赤髮藍面。目齒獠牙。猙獰甚。

即大步入。緋衣者謹隨後至大廳。赤髮人直上座。畧不敘賓主禮。緋衣參揖後。即趨側席陪坐。赤髮人坐定。即拍卓呼曰。飯來。飯來。莫悞我事。緋衣人即呼階下數十青衣。舁餐盤而上。珍羞羅陳。大率皆人間未有。其隨來人眾。俱有供給。在兩廊下一時鼓樂齊鳴。歌舞畢。備饌畢。又青衣數十爭上徹席。緋衣避席拱立。言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勅旨。亦萬民劫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爲心。伏乞十分中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言訖。又復恭聽。赤髮者初聞若怒。既見上下俱款洽。隆至有煖。

色微頷首而起。大步出門外。隨者皆擁護。緋衣人
仍送出。旁候乘輿一片光明。望之投己村中而沒。
林生率從緋衣侍者。客問之。此何人。答曰。汝學生
也。一驚而醒。則身猶在香案下。東方已白。簷溜漸
稀。雨已晴矣。視廟榜。乃東嶽也。遂趨步歸。至家。妻
啟戶出迎。林生見卓上盛喜雞子一盒。問之。妻答
曰。昨晚比鄰張嫂。誕子所送也。林生異之。後五歲。
張翁送其子入塾。從讀。改名獻忠。年餘不能記一
字。翁遊使牧牛。又無賴。往往從羣兒撲戲。最長。漸
爲狗偷。充本縣快手。不數年。爲流賊。林生老猶在。

焉

徐靈胎先生傳

袁 枚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天子召入都。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朴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上許之。後二十年。上以中貴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攜載。輶。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之。賜帛金。命。儀。扶。輶。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

諸生爾蒙

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爲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意思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歲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畧。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爲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木望族。祖鉤。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聽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贏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

視人疾。穿穴膏。音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慄心駭。帖帖驚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迨耕石卧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喟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迨驚以爲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

以糯米作粉。慘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書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葭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倭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慤。公未遇時。眈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于無

形。聽于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
廣頰。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
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
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
之曰。誤矣。開大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
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
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
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
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
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改道。此真下流所當開。

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
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
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
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
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回溪矮屋百椽有
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峯鱗
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
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
書凡六種其中鉅利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
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熾字榆村儻葛有父

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壅枯槁乏造修。與梁見義必爲。是。據。于。德。而。后。游。于。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花卉直詣涇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祇一投。蒙參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懽。清談竟日。贈

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專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芻矣。其爲世所以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本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鄭醒愚曰。傳其人之藝。並傳其人之遭際。根本學術。經濟敷施。戛戛生新。照耀人耳目。筆曲而達。仍復博大昌明。絕不膚泛。未段綺散。餘霞峯青江上。尤適如其分量焉。

虞初續志卷九終

虞初續志卷十

小婢嬛山館重校刊

玉瀍鄭樹若醒愚編

諸君簡畫記

毛生舒

杭之中稍東曰豐樂橋。橋稍東曰古橘園。故宋之
橘苑也。苑廢久。種橘已盡。惟有古銀杏兩株。盤輪
扶䟽。疑爲宋死物云。園有主。爲諸君君簡。君簡少
好畫。又學篆刻。喜何震陳琮刀鐫。時見古法。然
不甚自貴愛。獨深愛畫。嘗自稱先君子博學游藝
尤喜翰墨。與華亭董宗伯其昌。趙文學左爲密交。
自其爲童子時。旁侍觀。兩公用筆墨。揮寫入妙。蒼

秀。淡。澁。董。稱。最。工。空。蒙。蕭。瑟。趙。爲。之。冠。兩。公。分。間。
互。相。放。寫。終。下。能。自。掩。其。真。也。君。簡。既。好。畫。日。取。
兩。公。畫。及。諸。家。所。作。玩。之。久。而。融。然。化。裁。臻。微。予。
間。問。君。簡。子。此。畫。法。誰。氏。君。簡。笑。曰。吾。且。忘。吾。手。
安。知。誰。法。予。聞。而。慳。然。不。復。知。所。問。矣。大。體。得。法。
于。古。人。不。必。以。甚。似。爲。工。蕭。遠。疎。逸。絕。蹊。徑。矣。君。
簡。先。世。多。顯。官。尊。君。伯。茂。公。豪。賢。多。貲。至。君。簡。而。
日。貧。君。簡。不。知。貧。惟。日。弄。筆。墨。自。娛。客。過。索。畫。君。
簡。卽。與。畫。然。持。錢。來。者。甚。少。君。簡。亦。耻。役。手。爲。金。
錢。或。持。錢。贈。君。簡。君。簡。便。受。之。牛。突。無。煙。君。簡。得。

錢卽酤酒坐待所與密者過引壺斟酌醉而後已。君簡交不濫不黷游好三四人周旋久之義亦彌篤。室處委巷起居于爾夫君簡身不習宦非逃者也。晝不爲售非藝者也。交不于上非爲名者也。吾子君簡不知所以名之雖然豈其無得於中而能若是與。歲既暮銀杏葉方落矣不知近客來亦多遺錢否。吾當過與君簡坐枯樹而飲。

天婚記

徐岳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爲之。

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于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倏失我母。人咸異之。真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眾爲劇資。諧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于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尙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嘗金十萬。

有奇皆可得也。資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推
姬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卽賈于京。今子若
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東新城王氏。累世科甲。至
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峰民部大槐記。載曾祖某。避
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晦冥。一女子從壘而墮。問
卽萊州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
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今之
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

鄭醒愚曰。旣得艷妻。復成巨富。今之作此。非非
想者多矣。惟未知有一人能如願否。覽此浮一

大白

王山傳

馮景

王山者歸安縣重湖村人生六歲其父鬻于蔡人
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旣而堯章
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
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
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病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
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苦賣
身俟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乎今
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翁也堯章歎息

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
沒。山竟留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
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隣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
烈。烟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柩何。山
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柩同燼矣。遂閉門拒
火。撫柩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
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
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
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隣人失

火初匍匐。極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于王山見之矣。

鄭醒愚曰。山一僕耳。乃撫柩呼天。願與主同燼。則視祭順古。初事爲更奇。

無名生傳

車騰芳

無名生不知何許人。遇甲則曰某姓。遇乙則又曰其姓人。終莫測也。嘗寓止維揚間。所至攜一幘被書一囊。僦室而居。亦時賣藥市中。與之言。恆諧散誕。絕口不言時事。曰。不火食。惟市胡餅數枚。食已。卽臥。夜起讀書。讀已。輒哭。居人厭之。故所居恒不。

踰月輒他徙。申歲予將北上。夜泊舟於無錫之柳塘灣。旁有小屋數椽。燈光隱隱出林表。更闌後聞讀書聲。不辨其爲何書也。夜將半。聲轉淒切。已而大哭。予心竒之。擬次早踪跡其人。及旦而舟發遠矣。明年自京還。復經其處。詢之土人。言去歲有某生寓此。遇夜輒哭。未幾辭去。莫知所往。予益竒之比。抵家。又踰年。適杜子蘅若來自江陵。過子羊城寓舍。偶及善哭生事。則於去年秋寓止焦山寺中。爲寺僧所逐。夜半攜書數卷。自沉於江。越數月。有虬鬚老叟。黃冠布衲。渡江訪之。詢知已死。乃乘

槎江土。溯河竟。日是夜。泊舟江岸。隣人窺之。若哭。若笑。復爲詩。朗吟數次。投詩於江。挈舟而去。亦不知其何人也。杜蘅若云。

趙孝子傳

胡天游

趙孝子名萬全者。父應麟。明天啟中。爲儒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游四方。時生孝子甫。晬應麟出。與家人約。後數年。卽當却歸。迨久。絕無有聞其去留者。孝子長十餘歲。依于母。母勤勵機杼。教使讀書。孝子數從問。父何忘返。今何在也。母持之泣。且曰。兒省憶而父寧使父得歸。卒撫爾乎。孝子撫案大

痛。卽。時。時。約。飲。飯。夢。卧。不。肯。自。甘。未。幾。年。十。九。詩。
其。母。曰。曩。兒。願。往。求。父。母。徒。爛。兒。幼。勿。欲。許。且。今。
稍。長。能。勝。計。疾。行。毋。顧。日。月。幸。必。奉。父。還。始。應。麟。
以。困。罷。甚。冀。從。他。方。游。且。得。富。貴。久。客。益。留。廢。挫。
迂。屬。懷。皇。帝。未。劇。盜。攻。陷。京。師。天。下。大。潰。烽。戈。棘。
道。路。游。客。者。多。不。得。歸。應。麟。自。佗。意。失。又。弱。無。他。
資。竟。轉。徙。遠。郡。以。歿。棄。其。家。二。十。年。矣。孝。子。既。獨。
行。求。父。躡。淮。南。北。邏。齊。魯。營。薊。環。燕。穿。楚。豫。迹。秦。
隴。寸。寸。徧。陞。虎。憐。恠。之。場。無。不。薄。所。值。雖。馬。傭。沽。
保。浮。屠。術。師。販。負。役。人。歌。呼。索。食。者。潛。察。母。敢。忽。

虞其父之或遁於是也。晝從人哺糜。再日屢不得食。嘗荒險危毒。貫五六年。髮肉盡。股易黝。然植精然。終已不遇。心疑應麟死。視骸骼之殘。委溝野者。輒白。剗指出血。通漉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謳號于途。初孝子將出。懼已不審父狀。且未卽得。則張牘書應麟名。備鄉里年歲容貌。揭于背。以行。久之。趣往馬邑。馬邑故山所邊。且兵戮久凋。計父老無足知。訊喻自傷。罔度所爲。旣而旁皇邑中。遂已不得去。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慨然。遽曰。豈爲趙君兒乎。亟走來。視問其籍。故會稽。誦所書牘。良契文義。

趣萬生過我勉具客吾幸識而翁昔亡自兵中道
何從來餘五十年顧耄老卽無所寄食窮歸我常
爲我授書甚適方且哀其旅死也而槨封之高不
及馬腹手表之木亦拱于原得示子矣孝子聞若
言擗地慟奔之窟所號血絕仆不肯起殞後復者
數焉已大息曰吾初誓求父要期生迎使還天寶
斬我必勿使克雖然固甚不安于藁痛若罪腰脊
庶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累應麟骨步負以
復于其家馬邑人爭來聚觀爲泣下少留之不可
孝子旣歸口緘號躬饘塊築墓時時悲哀望思顧

甚貧亦不敢更出。復託教授供其母極勞且勤。母亡。與應麟終得合葬。舍于墳三年。以康熙己巳歲卒。後四十餘年。郡縣有知其事者。爲狀予開府上之朝。表萬全異孝。詔祠之。廟賜金。俾塚石而旌其門。

鄭醒愚曰。皇天不負苦心。況孝乎。孝子之哭遇張文義得喪。父骨以歸。非天而何。

書譚半城事

陳祖范

譚照字儒溪。弟曉字鏡川。邑東里人也。家世耕讀。兄弟友愛。照持門戶而曉用圭頓之術。治生殖產。

財至不訾。曉無子。病將死。其女壻徐生。陰圖利之。
曉不可。曰。宜爲吾後者。兄之次子。壻也。在外人曷
與焉。曉旣死。照念弟以繼齋辛勤起家。已掩而有
之。義弗忍。又培好少年。邀嬉之習。非克家子。不欲
令蕩廢叔父業。而培亦旋死。居頃之。適倭寇張甚。
颶風一日。踔數千里。直抵吾邑。居民無藩籬之限。
將盡殲焉。眾比懼。議築城以禦。括公帑募私橐。僅
充其費十之五。邑之大夫士民咸張目拱手。計無
所出。照聞之。躍然起曰。吾財有所用之矣。盡籍其
藏。得四萬餘金。獻于官。城不三月而工畢。一邑獲

保障無虞而照竟爲貧人以老。至于今照曉兄弟之名與崇墉相敝。設使照無此舉其財亦未必能貽之三四世不竭也。曉推其財以與兄。兄用其財市義于邑以揚其弟之名而已。亦與焉可謂奇士也。已其事在嘉靖甲寅年。

鄭醒愚曰。世之爭產爭繼。至控訴不休者。見此友愛兄弟實當愧死。

片言保赤

沈起鳳

錢塘袁公簡齋爲先大父同譜。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

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環若堵牆。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媿。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貽。蚤降有速。有遲。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卽如

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子不信。令汝婦人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唯。卽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襦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卽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子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疑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不衰。

鐸曰。舍垢納汙之說。爲臨民者言。此印板律例。非

讀書人不能解也。然捨身以保赤子。類非守經者所能。公殆現不壞身。運廣長舌。向訟庭爲衆生說法耶。

黃蓋以武人而治石城。況鍾以小吏而治吳郡。後如馮堅王興宗輩。或以典史。或以直廳。故王晉溪謂吏治之善。不必出於甲科。然過此等公案。豈是無學人杜撰得來。蓋不熟晉庫之論。失油銘者。必受飛災。不讀周易之文。授沐枕者。終成冤獄。學優則仕。旨哉是言。

鄭醒愚曰。居民上而果能片言化民。民相率而

化於禮義豈特保一赤子曰哉

徐夫人受封記

袁枚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子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匱文端調雲貴入覲

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啟我而遽奏

上乃以

王公燮翁耶擊以拟墮孔崔餉徐夫人爲踞請乃
世完聞之翌日命內監官娥名四人捧翟弗單衣
至相國第扶夫人楊上代爲節沐絃服祿飾花釵
粲然八旗命婦皆戎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翼也
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

聖書高呼入曰有
詔相國與夫人跽乃宣讀曰大學上尹泰非藉其
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
者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

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
國拜夫人夫人驚駭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
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卺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
管絃鏗鏘肴烝紛維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
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
受封文端奏謝恩秦敗

上曰朕實不知

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之運耶公繼室
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
曰吾日夜思田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

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拙身者。兩文端爲之茫然。

耶邑人士小傳

鄭方坤

閩人鄭方坤曰。邯鄲本趙郡。古稱多慷慨悲歌士。間從歷覽之餘。見夫紫葛諸山。扶輿蜿蜒。從太行千里面來。怪石盤陀。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而漳滏双流。淨不可唾。如輪如帶。作擬金戛玉之音。人傑地靈。固當以志節文章。顯然自百十年來。誌乘缺如。一二先達貴人。尙籍已。在人口。餘則稀矣。以彼懷清履潔。文彩爛然。顧乃匿影銷聲。終老牖下。嘆

天公之憤憤去白日之昭昭曾不如枯莖宿莽猶
能留根夢于人間嗚呼有賢不彰豈非官斯土者
之責與不佞用是心惻故千百里內外凡所過村
塾禪室必停車所遇筮叟西舍必相延訪所見殘
碑斷版以及投溷覆甑之厠有存者必搜剔摩挲
不忍釋手或因文以得其人或因人以徵其事有
芳皆擷無不彰彼其所挾藝能固未必傾臻詣
極然亦具有滿洒出塵之姿豪邁不羣之韻彼其
我法自用雖未必粹然一軌于正然固不掩其
粲自喜之習與夫踽踽涼涼不屑下潔之概傳曰

人三爲眾矧今又倍于以矫俗骨而振頽風顧不
僥乎昔徐子荆有言其山雖巍而嗟峨其水渾渫
而揚波其人磊阿而瑛多竊援斯語爲郡邑表士
風卽爲郡呈人士作傳贊云

劉續邵字高風少補弟子員有文名性孤潔不可
一世衣冠動作迴與人殊每風日晴和輒出遊于
市手一編且行且讀眾咸以狂目之不顧也設帳
于東明觀問字者履常滿說經銓銓尤熟于歷代
史抵掌談成敗如親見之間及忠孝節義事則色
飛眉舞或泣下沾襟不自禁嘗游西韓巨室乃素

所受業者念先生貨顯行奉一篋金爲壽詰旦則招他弟子十數人至曰與諸君別久矣未知所詣何如請試一文最佳者以此金贈有程姓者壓卷卽倒篋授之竟徒步歸門人張某嘗乘間問曰人言師狂往不以爲然則笑曰人狂我我焉得而不狂也旣而歎曰命固然矣跡其行事殆古所謂嶽崎歷落人耶

張鎮嶽字松高弱歲能文下筆如鬼起鵬落奇氣勃勃從十指間出爲諸生試輒冠其曹熊鍾陵先生者以宿儒督學畿南視斯世文無一足當意卽

所拔前茅士嘗廷謁項擲試卷與讀輒嫚罵繼之以扑諸學官弟子悉股栗顧獨咨賞鎮嶽文曰者張生者誠所謂鷲鳥累百不如一鶚者矣然鎮嶽殊密拓又耽酒每沉醉入棘闥逮納卷出宿醒猶未解以此輒報罷人或尤之笑曰非醉也命也易一命卽雋矣自是不復省試日棄產佐酒產盡則以書畫玩好之屬入酒家壚嘗客遊于永年武安因其文以取科名者益十數輩著作甚夥頗不自收拾存者什一二耳後竟以酒病而卒

李桂品字蘭如邑諸生也博學善辯膽氣絕人明

季館于武安方講業忽土寇至以刀擬之則大怒
踞案叱曰若何爲者吾邯鄲李蘭如也俄而一錦
衣怒馬者入曰間李先生名久未辨真僞荅曰何
僞也曰果真耶請爲數二十八將名則爲屈指數
數已因掀髯太息言曰此皆古烈丈夫奮其智勇
除會風雲拯生民於塗炭紀勲業于旂常視彼赤
眉銅馬昧于逆順之機名汚簡編而身膏斧鑕者
智愚賢不肖何如也寇大嘆服戒其黨卽遠去毋
溷李先生爲也後以連不得志鬱鬱成心疾間月
一發發則泣罷鼓歌莫能自遏平生所最契者惟

劉高風張崧高二人一日忽揭通衢以某日于某
所開講既至寂不發一言或請之曰無解人既劉
高風至乃言曰今人不但不知書理乃亦不識字
義卽如子字應作了頭兩點乃回頭顧母也高風
大慟曰吾無母可顯矣奈何二人相抱而哭竟日
乃罷後以病卒無子

冀璲字長石按察使光祚之孫聰穎能文少卽工
書法古帖臨摹不下數千遍每構一筆必凝精聚
神而成之閱十餘年技益進出入于褚河南米襄
陽之間而自爲一體家臨湓水之濱求書者趾相

錯性顧簡傲。不受人逼促。遇所欣適。卽猥妓賣菜。
傭以敗素。零紉請背罔弗應。其有不可。卽當路貴。
人資金帛來。輒麾使去。曰昔陶淵明不爲五斗米。
折腰後世。稱之吾亦豈肯以阿堵物役吾腕耶。其
所作七言小詩。最楚楚有致。年僅三十二而卒。長
轡未聘而蘭玉早凋。吁其可惜也夫。

郭璽一名西。字楚玉。水村其別號。志趣高潔。有泥
塗軒冕之風。少卽棄去。舉子業不事。于先人墓田
側築室數楹。蒔花種菜。蕭然有以自樂。好讀書。尤
工爲有韻之言。時曲周劉牛舫先生主詩壇。物色

之引而置諸騷雅之林。于是三輔人士無不知有郭水村也者。其咏新月句云：「隔水森疎樹，依山覺晚晴。」登山句云：「碧落含清景，鴻濛養翠微。」遊冗園句云：「隔屋邀山兼寺影，閉簾選樹帶溪聲。」招同社句云：「小窓細雨春如夢，好友孤燈話卽詩。」讀其詩想見其爲人，冷韵遙清，誠哉長江之別派而笠澤之橫枝也已。

馬鉅任者，失其字，自號小顛髻。年補諸生，縱酒吟詩，好爲詼諧。曼初之談深博，無涯涘，卽善辨者不能折業師。張某聞而嘆曰：「此子固大佳，然見地太

超才鋒太露終非有成器耳閱數年忽棄家去莫
知其所往居久之有僧至邑西之靈芝寺跌坐竟
日不發一語識之者曰此真小顛也強之歸逼于
親黨遂初服更名應試復以第一食餼于庠一日
五更起乘家人睡熟亟啟戶遁再祝髮往來林盧
百泉間遂下吳越泝黔楚歷岷峨衡湘諸勝釋名
行願號萬峰禪師嘗以牛米火水四字縱橫顛倒
作立機人不能測所居蘭若招提無定所有以巾
拂付者則謝去癸亥前人猶見之甲子後遂滅其
跡云

鄭麟愚曰任民社者留意人才此先大夫卒即
時所作也各傳贊頌上添毫文爲期已生色

丙子六麥自述書付子姪

夏之蓉

投老殘年忽忽六十撫念疇昔愾焉興懷爲仿史
公自叙之例述一生梗槩以告我後昆余八九歲
時不與羣兒伍聞諸兄讀古書輒竊聽之錄於矮
紙中作課誦嘗隨太父食蟹匡積膏不食問何爲
曰將以奉母太父喜語人曰是兒有至性比長從
諸兄學一目五行可下見古人篇籍似有夙契年
十九吾父見皆家道中落益刻苦學問周禮尙書

三禮一抄毛詩左氏春秋再沙史記漢書節沙漢
唐宋元明諸家文彙抄今諸本具存凡詳批密註
遂加丹黃者悉吾二十歲以前所誦習也大父嘉
予好學鍾愛特甚頻以衣衣我以酒食勞我時值
歲祲益貧困諸兄舌刳於外吾母屏當家計日苦
不給予與嘯門居一柳書屋中枵腹俟吾不敢使
母知時或分半餅作食日當午忘擲髮盥面寒夜
無膏油嘗擁被坐月光下手持一編冥思苦吟不
知雞之三唱丁酉歲與嘯門同入鄉學明年渡湖
館龍岡吳氏池畔無交游得縱觀古人之書積勤

致疾鼻血涌出。左目不見物。歸而調息者歲餘。得
復明。乃更鏡意進取。與同學羅君睿思。茅君心友。
輩聯文社。張設旗鼓。各不相讓。予性喜朴素衣服。
不求靡麗。少時一布袍服之。近二十年。見輩每以
爲言。予曰。人之重輕。豈關服飾。大凡內不足。乃借
資於外。每見後生。冠綦鮮好者。卜其中無有也。飲
酒可三升許。食不計豐腴。臨菹鹽豉。怡然甘之。一
切絲竹之娛。禽鳥之玩。皆深惡痛絕。非其所好。兄
所經及天下之大半。其在北者。爲齊魯燕趙。在
東南者。爲吳越閩南粵楚豫。所過名山大川。如趙

倚匡廬金焦武夷祝融羅浮九疑太室少室以及
南海之大盤江之長沅湘之情錢唐之壯黃河之
濶洞庭彭蠡震澤之汪洋蕩汜或登陟其巔或挂
帆蕩槳於蘆洲蓼渚之曲遇會心處悠然神遠尤
喜中夜欵乃聲以爲霜清月白聽之生人遐想也
遭時

聖明四膺衡文之任所在拔孤寒擢英俊砥俗已
庸立之準的紫奪朱者斥之鄭創雅者黜之當時
士子有爲駢語頌予者曰機傾雲劣辨以幾微虛
後王前處之確當蓋實錄非虛語已且其爲功亦

有不。止。於。文。章。之。事。者。當。在。程。卿。時。平。樂。令。其。於。鄉。之。豪。暴。誣。諸。生。姚。泉。張。湘。以。下。七。人。罪。幽。囹。圄。凡。六。閱。月。數。請。禡。予。廉。得。其。狀。按。辭。日。趣。退。試。爲。令。所。格。不。得。前。復。嚴。檄。之。三。日。乃。至。至。剔。髮。長。五。六。寸。僂。僂。然。盜。囚。也。諸。生。號。哭。伏。地。陳。寃。狀。子。爲。力。請。於。中。丞。策。公。得。釋。令。旋。奪。官。平。樂。人。謬。欲。以。生。祠。祀。我。當。在。岳。州。時。華。谷。令。某。貪。酷。吏。士。民。疾。之。如。仇。予。校。七。演。武。廳。哭。擁。千。餘。人。環。控。聲。言。令。且。出。當。羣。毆。之。衆。口。匈。匈。莫。敢。誰。何。子。從。容。下。階。立。叱。之。曰。爾。輩。何。爲。將。爲。軌。法。之。民。耶。軌。法。

者當斬亟還其贖眾俯首避去後中丞開公欲索其事以狀詢予復之曰所謂千餘人者蓋環立觀射者耳贖已還無由得主名者也事遂寢未幾令亦奪官是其爲功殆亦不止於文章之事也先是予秉鐸監督值歲荒憲司委令捕蝗查飢戶平糴糴給南北二廩糜粥隨在整飭皆有裨益生平叨國上之目者四人十九歲時從西受王先生遊以傳燈見許批予文曰視之若近卽之始遠眼中未見如此人癸丑捷南宮謁座主溧陽任先生調子日子之文在近日爲廣陵散矣爲嘉歎者久之所

辰擬南郊瑞雪賦。孝感涂先生一見嗟賞。目爲軼
才。卽保送鴻詞科甲子。列試差第一。鄂相國西林
謂子女蘊藉深遠。迥出時輩。此四先生者。品騰各
殊。而叨國士之目一也。生平知己三人。少未聞道。
多汨溺於詞章。迨與王君書臣交。從事濂洛關閩。
之學。戲言戲動。必正色規之。此直友也。滇南傳君
謹齋。予同年生。儼居近三載。龐鵠之氣入我肺腑。
此諒友也。息園齊君博雅之士。每與商榷經史。窮
源竟流。若繩貫而璣組。此多聞友也。孔子所云益
友。不綦備矣乎。生平所得士。凡四人。其一爲鹽城

樂寧侗字孩夫品端學遠力追古人今以明經老
矣其一爲建寧朱仕琇字梅崖甲子科所取解元
也其一爲南海茹敦和字三樵本浙人僑居粵東
今成進士其一爲山陰周大樞字元木壬申北直
鄉闈本房卷是皆沉冥幽默不求聞達之士而吾
獨於語言文字外窺其本原識其底裏樞衣北面
用以自豪然終不敢以門弟子之禮禮之者也昔
人嘗言險厄中有鬼神予親歷之丁酉鄉試病臥
號舍中間有呼起起者再少頃嚙門至以羹湯迫
予飲甫起而壁崩得免歷焉泊蘇州寶帶橋颶風

作船纜絕昏黑中掀蕩十餘里得淤沙尼之止比
曉閱視則上下亂石齒齒僅一隙可容舟粵東院
署舊有祠祀鬼之無主者數爲厲以文禱之跡遂
滅過洞庭湖驚風拍天遙見波濤中二巨人逐水
面行如飛旣乃掠舟去此類聖賢所不道而事蹟
彰顯如是天道恢恢亦可畏哉予素以迂拙自守
與人交不爲齟齬刻齟絕之行亦不喜發人陰私有
欺我者雖覺未嘗發露下逮臧獲悉御以寬見人
不足恆矜憐之縱解推無多而意常有餘不善營
殖亦不工會計凡器用價直之低昂米鹽出納之

多寡。惟人指撝。不屑屑線核。然財用竭。則復來生。平亦未嘗匱乏。少學爲詩。十二歲咏中秋月。卽爲大父所賞。嗣官翰林。與諸公訓倡無虛日。在楚粵間。題咏尤富。始宗少陵。繼辨香於玉局。今則以陶韋爲歸宿矣。所著詩二十卷。古文八卷。經解八卷。史論十一卷。雜記八卷。俱已成帙。近復手自抄校。稍不愜。卽重加釐正。歐陽子有言。吾不畏先生畏後生耳。正今日之謂也。予所居室。卽鶴來堂舊址。大父所經營創建者。析箸時。分屬吾伯。今歸予。室東隙地數畝。向爲菜圃。乙亥仲春。斬荒流。歲播別。

業九間。短簷淨几。其窗四闔。中積古書數百卷。櫛
比鱗次。坐卧其中。足以娛老。子姪數輩。並處課藝。
間亦陳說古今。夜分不寐。長孫十齡。解行文爲條
疏。其義例幼小者。牽繞云裾。分棗栗與之。古云。名
教中有樂地。誠哉是言。老而視不加眊。燈下能於
紅箋上作細楷耳。亦聰喁喁私語。雖遠必聞。齒僅
脫其二餘。皆牢固。蟹螯菱角。尙能自喫。鬚有一莖
兩莖白者。拔之亦不復生。腰脚甚健。前登紫琅山。
捫蘿躋險。不見苦劫。賓客譽我。皆云。似四十以上
人。攬鏡自照。無龍鍾態。或者其亦非諛我也。今年

七月。值六十生辰。見姪輩謀作梨園之戲。或云當
乞言親串子笑謂之曰。嘻。爾之所以祝我者。未若
我之自祝也。昔大父八十有五。神明不衰。一時欽
爲國瑞。此于百中什一耳。吾父捐館舍時。僅五十
有二。吾同懷兄弟七人。或二十餘而卒。或三十或
四十餘而卒。惟筠莊兄五十有八。皆未有至六十
者。今獨予與嘯門兩人存。而予得先周。甲子。緬懷
往事。致爲難矣。況齊眉老妻。雙鑠猶昔。爾輩顯名
科第。不墜家聲。孫枝駢聯。繞膝子以康健之身。生
太平無事之日。仰蒙

帝澤退歸鄉園坐牛舫齋于徐徐看花翫月但
酌我大觥我樂已極何事粉榆子弟耶至親串壽
言大半敷陳套語其於我一生力學之勤秉性之
儉居官之慎取友之端待物之誠邀福之厚未必
能如自道者之親切有味也用是約撮梗槩具述
於斯以爲今日祝嘏之詞也可以爲他日作行傳
作墓志之取資也亦無不可

儲學坡曰自道甘苦不用一幫貼語而德行文
章事業皆於言外見之其段落起伏直是變化
因心昔王弼州贊歸熙甫云千歲有公繼韓歐

陽斯文同此嚮慕

戴燕貽曰散散叙去而提挈關鎖照應之法無不該其中有瀾大處有細瑣處皆從史記得來

蓋宮仙史

樂府譜

乾隆癸卯春金谿楊孝廉英甫爲扶鸞之戲有女仙降壇署曰蓋宮仙史自叙爲宋祥符間人黃願早逝游於閨風之苑獲遺上元夫人命居蓋珠宮掌玉女名錄云云爲詩詞操筆立就姿艷絕倫叩其生時事蹟終不肯言固請再三轍書曰噫篆煙燈穗中隱隱有彈淚聲縱有黃素水者至亦女仙

也。於仙史爲中表姐妹。並有文藻。遂雜書仙史。闌
中軼車數十條。皆雋異可喜。予從兄木虛手錄成
帙。惜不盡記憶。今紀其略云。仙史姓薛氏。名瓊枝。
湘潭人。年十七。才艷絕世。隨父某守杭州。遂家焉。
所居曰問花樓。俯臨西湖。雲樹煙波。凭檻可接。性
愛蘭。手植千百本。衣袖裙衩皆喜繡之。或畫爲冊
卷。花葉左右題句。殆遍嘗謂人曰。此花逸韻幽香。
自是我輩後身。當倍加珍護。毋令與眾芳伍也。閣
中置書數百函。竟日靚粧焚香。展對風日。清美輒
命畫舫。造萬花叢中。吟賞忘倦。旣恐有踪跡者。遂

於清夜易裝紫衣烏帽乘白雪駒侍女數十人皆
綠衫短劍果騎從行於時芙蓉秋放笙管暮停鏡
水澄解佳月流素徙倚湖亭自製新曲聯袂歌之
聲振林樾鷗鷺驚翔興酣更投佩劍起舞陸離頓
挫與歌聲相應於是劍光月光花光水光交相映
發湖中一草一木皆有歌舞之態萬卉如蟻集觀
亭外寂然無譁翌日爭傳以爲真仙下臨皆莫知
其爲太守女也久之徙湖上得畫卷一旁有題句
云夢裏胡山是也非向人楊柳自依依六橋日暮
花成雪腸斷碧油何處歸惘然神傷遂不復出每

當陳雨垂簾落英飄。對鏡自語泣下活襟疾。且
驚強索筆自寫替花小引。旋卽毀去。更爲仙裝倒
執王如意一柄。侍兒旁立捧瞻瓶。挿未開牡丹一
枝。凝視良久。一慟而絕。著有問花小棗四卷。今無
傳。本降壇詩甚多。余尤愛其絕句。懷湘君云。數行
征雁起平沙。暮雨江寒杜若花。欲撻空舂迎帝子。
濕雲封處竹枝斜。替紫素水云歸真。猶許住蓬萊。
回首前塵亦可哀。莫問問花樓外樹。六朝金粉已
成灰。又有片雲同我隨。明月向誰多。春日媚楊柳
野風香菜花之句。仙乎仙乎。此篇得於吳君蘭雪。

余絕愛之。並錄於此。

書麻城獄

袁枚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嫌之。而未死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于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于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為証。而訴如松與所狎陳女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禡同範。緝楊。

氏先是陽氏為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
姦避如松毆。匿大家，目餘大男。慮禍，欲告官。大懼，
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
之，誰敢纂取？」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
逾年，鄉民黃某瑾其僮，河灘淺，為人爬瞰地，保請
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
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偽認楊氏，賄
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三日，湯往屍，朽不
可辨。殮而置楊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問于
瑒。瑒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

令也。覲覬湯缺所用。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猷。宗舞文。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踞肉。彌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腳指骨。無血。裙衫逼如松。取呈如松。督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家。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斷巨。訛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驚。可視髑髏上髮。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

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為一束。李獻宗妻劉。臂血染一袴。一裙。各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目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詐屍。皆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役。不役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賊。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樂血。熯熯。奔同範家。方驚疑。

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姬莫別。舉兒者。姬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招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聞然。從壁間出。見姬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姬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姬袖。手搖不止。姬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若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如此獄。冤苦不得問。聞卽白。巡撫吳應葵。吳命曰。總督總督。故邁杜。開之。以為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抱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

不具也。乃勸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領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葵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兩人具內用持簡戶部尚書史貽直

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誦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監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鞫轉變幻危乎蝦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于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鄭醒愚曰歲壬子同鄉魏簡齋偕其親串湯蓋一忠自西粵來主余衆述其祖應求公令麻城以

楊涂訟事。幾羅不測。人知其冤。莫誰何也。既而
獄直。好事者為譜傳奇。名一線天。云因屬余為
文記之。以告後來。壬戌。得子才。集讀之。則書麻
城獄一篇。與蓋忠所述不爽毫髮。遂焚余文。蓋
余之文。或冀以麻城之事而傳。得子才書之。則
奸民之詐偽。猾吏之誑張。盡情畢露。應求公以
斯文而不朽矣。文字攸關。豈淺鮮哉。

王王屋傳

周亮工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邨。後更名斥。母李氏
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斂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為

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已友。必入穀。某公方分校春秋。某方與璫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為詆語。首云。儂覩天下事。未復雜以戲劇。事撤棘後。則某果已魁公。及闕所為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璫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婁急剛。雙會王孫市磔人。公執咎。獄行立忤諸王孫。黨構之。直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憩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據叟孤貧鳩杖。鶉衣。

亦視力投金錢檻車。贐之且環而稽首。提騎曰。無
苦。令合清苦官。幾日耳。泣且拜。提騎成為揮涕。
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尉。年
三十四。憤恚失志死。自預為誌銘。以退之銘人者。
如銘已。即取以自銘。世其遠之。公著詩一卷。文二
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倘假之年。正
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為序而梓於赫陵。

鄭醒愚曰。廉潔峭厲。女知其人。

虞初續志卷十終